

奔走在高原大地,我们与时代同行。在我们目力所及的地方,总有一些人让我们感动,总有一些真情让我们流泪,总有一些罪恶让我们愤怒,总有一些奔波让我们辛苦,总有一些希望让我们欢欣,总有一些疑问让我们思索。

看见那么多人希望而奔忙,为正义而主张,为秩序而思考,为爱情而歌唱,我们为看见而欢欣;每天和许许多多熟悉或陌生的人交流,和那些进取的人们、迷茫的人们、苦恼的人们、幸福的人们交流,我们为交流而欢欣;给弱者以关怀,让无力者有力,让悲观者前行,我们为扶助而欢欣;阳光越来越亮,阴影越来越少,社会越来越透明,制度越来越民主,如果我们也推动了进步,我们为推动而欢欣。

为此,我们将永远奔走在新闻采访的路上。

当地人的那份纯真和乐观 感动了很多很多人



8月8日,日喀则萨迦县扯休乡举行第五届强竿科普文化艺术节,我很荣幸地成为此次采访的记者。在蓝天白云下,静静地享受当地的风土人情,感受着当地独有的“强竿”踏子,优美的舞蹈和当地居民的热情,这一切都深深打动了我。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会说的藏语很少,很多沟通都只能通过微笑来带过。当时很急迫的愿望就是“回去后,我要学藏语,而且一定要把藏语学好,那样才能够面对那么多热情的村民,倾听他们的心情和故事。”

坐了一天的车,8月7日我才到达萨迦县扯休乡。因为我用的是联通卡,到了乡里手机没有了信号。自治区科技厅扶贫办公室的负责人希娜·次仁罗布老师和达娃老师,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了我,自己却睡在客厅。老师们还一直问我是不是适应乡里的环境,吃得好不好,睡得怎么样,这真的让我很感动。在采访中,我遇到一位当地的居民加措,他说:“在西藏的干部,特别是在咱们乡里、村里的干部,他们就和平常老百姓差不多,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。如果没人介绍,可能大家都不会猜到他就是这里的领导人。”

对于那些乡里的领导,就像当地居民说的,没有空洞的理论原则,有的就是那一份干劲和一颗负责任的心。加措介绍说,就在文化节开幕前几天,扯休乡发生了山洪。在乡干部的组织帮助下,大家一起把这次山洪引起的灾害降到了最低。不过,有些房子还是被冲垮了。有些居民家里进水了,他们暂时寄住在亲戚家里。尽管当地居民遇到了山洪,但他们对生活充满希望。走在乡村路上,环境虽

然有点萧条,但是你看从当地居民的脸上看到的却是乐观和热情。加措非要请我到他的家中去做客,他这性子热情好客的劲深深地打动了我。

为了庆祝这次文化节,当地居民开着拖拉机、带着锅碗瓢盆和当地的土特产品,前来参加这次的文化节。居民们自行组织歌舞、藏戏、“强竿”杂技等当地具有特色文化的活动,吸引了很多国内外游客。当地居民精彩的表演、积极向上的心态,震撼了在场的无数观众。当然,我也是其中之一。

在活动的现场,我还遇到了一个准备去拉萨的外国旅游团。其中一个西班牙小伙子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是第一次到西藏,刚来的时候高原反应很严重,休息了几天后,他才踏上了旅途,准备到拉萨看看布达拉宫、大昭寺、小昭寺,逛一逛八廓街。听说我也要返回拉萨时,他非常高兴,提议我和他一同到拉萨游玩。对于这一点,我当然是非常乐意的。看到“强竿”踏子的表演时,他停止和我的谈话,一边兴奋地拍着视频,一边高兴地用西班牙语讲述着什么,在旁边的我只能用英语开玩笑地说道,“Sorry, I can not understand you. Of course you can not figure it out, because I speak it in Spanish.”说完后,他哈哈大笑起来。这位外国友人临走时,还不时地回头拍照,用相机拍下这一难忘的一刻。

在三天采访过程中,两个当地小学生一直跟着我。后来,我才知道她们今年刚刚小学毕业。我刚开始和她们聊天的时,她们非常害羞,不怎么说话,一直在那微笑。面对这种纯真无邪的微笑,我觉

得无比坦然。三个人你看着我,我看着你。当时我想,如果我能用藏语和她们交流该有多好。等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长了,她们渐渐地和我有话说了。两个害羞的小朋友一口一个“易姐姐”地叫着,那种欣慰的感觉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。我问她们将来长大了想干什么时,两个小学生毫不犹豫地回答,长大后她们想成为一名医生。没有问太多的为什么,只是在心里默默地祝福她们长大以后,能实现自己的梦想。

8月11日,我带着不舍和怀念,和一起去采访的邵勇老师坐上了返回拉萨的车。回拉萨后,手机有了信号,我赶紧和朋友通了电话,向她道出我这几天的经历。听完我的讲述,朋友说:“你这一趟去得太有意义了,这么难得的活动被你给碰上了,你太幸运了。”

确实,这次旅行对我的影响很大。在繁华的都市中,很难寻找到这份安宁。记者这个工作,真的让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。那种对外界的一种认识和理解正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,这应该就是我想收获的。曾经有人对我说,一个月可能学不到太多的东西。可是在一个月里,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下,你所接触到的人和事,会让你在不自觉地收获很多东西。这些东西将会影响你的世界观、价值观以及人生观。我想这一趟旅行中,我收获了一颗心中憧憬已久的事物。记者这条路,是一条开满鲜花,但也充满坎坷的梦想之路,努力和坚持是我踏上这条道路所要带的工具和伴侣。

西藏商报社会新闻中心 易婉荣
2011年8月18日



跳楼的和跳河的

诚然,走上跳楼或跳河这条路,都属无奈、绝望之举。但实践证明,跳楼和跳河是两个极端,差别巨大。

作为一名职业记者,在一次又一次的采访后,我发现跳楼的是“啊……啊……啊……”哭叫闹嚷了数小时后,仍在原地。而跳河的就大不一样了,很干脆,“咚”地一声,便不见了踪影,前后不过数秒。

时间上的不同,结果也是大相径庭。

跳楼的会变成一场秀,强势围观的市民,每次都多到堵塞街道影响交通。在很多次的跳楼现场,人们又着手,仰着头,眼睛都不敢眨一下。今年4月的一天下午,太阳岛购物广场上就有人扬言要跳楼。我在采访时,发现附近一商户从店里端出凳子,坐在街上看。“现在反正没事,看这个(指跳楼)又不花一分钱,还是现场直播,比电视里的走钢丝更精彩。”该商户直言道。

先不要急于指责,因为在我看来,所有的说法都无可厚非。

消防官兵来后,云梯搭起来了,气垫也展开了……交警在楼下疏导交通、派出所民警在楼上轮番劝说……跳楼的“赚足”了人气,开始诉求自己的遭遇:被拖欠了工资、没拿到货款、垃圾场建到我的诊所旁边影响生意……

几小时后,经过与救援人员谈判,现场如有领导表示会处理此事,没等说“下来”,跳楼的一咕噜便跑到安全地带,神色坚定地说不跳了。至此,一场跳楼秀结束。

而跳河的就大不一样了。他们多选择在晚上,没有那么多的喧哗。即使有路人或附近的住户看见了,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,救援人员也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,也无法挽救。

一位消防队员无奈地说,只要没在岸上抓住要跳河的人,一旦跳下去后,根本无法救援。理由很简单:黑黢黢的夜、湍急的拉萨河、再加上冰凉刺骨,水性再好的人也不敢贸然跳下去营救。营救到最后也只能变成打捞。

粗略统计了一下,去年我曾去过八九个跳楼的现场,分别在太阳岛上、林廓路上、团结新村里和罗布林卡路上等,跳楼时间都在三至五个小时左右,我得出的结论是公共资源被无情占用,无人人员伤亡。而跳河的现场,我去年只去了两三个,便不想去了,打捞尸体实在没什么好写的,而去年因跳河死亡的达30多人。

其实写这样一篇文章,我并不是想哗众取宠,更不是亵渎生命。事实上,我对所有生命都无比尊重。不管是跳楼的还是跳河的,每次采访回来后,我都很难受,长时间不说话。我觉得这里面有些东西出问题了。

对于跳河的,我只想对你们说“要三思”。而对于要跳楼的,我想说,如果自己的生命自己都不珍惜,你又怎能奢望他人善待你呢?

保尔·柯察金说过:“人最宝贵的是生命,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。”是的,只有一次,生命不是儿戏,不能重来的。

西藏商报社会新闻中心 魏强
2011年8月18日

布达拉宫 我的七夕夜

来西藏已经一个多月了,这五十多天的西藏生活,或轻松,或忙碌,或忧或喜,每一天都是一个不平凡的经历。回头想想,最难忘的是七夕夜,不仅因为是节日,还有那夜带给我的无法言说的感觉。七夕,又恰逢周六,一切琐碎似乎都顺理成章。

没有情人,没有玫瑰,在来拉萨整一个月后,我遇到了七夕情人节。周五做的,是关于七夕情人节的版子,我写了宗角禄康和布达拉宫广场。报纸印出来后,看报的人或赞扬,或批评,我无从所知。发表到空间日志上,也没指望有什么回复。晚上入睡前,在被窝里看看空间,有一大堆留言,刚毕业的同学们,如今都天各一方,他们说,写得太美了,想来拉萨。

黄昏,我们几个校友相聚,懒懒的,

漫步在宗角禄康。是的,有人在湖面划船,有布达拉宫在水中的倒影,有鸟儿掠过水面,有清风徐来,水波不兴……绕到前面的布达拉宫广场,第一次这样,注视夜幕下的布达拉宫,一片光明,一切就像文章上写的一样,我看得出神了。更令人惊喜的是,喷泉也随着音乐舞动,兴奋的人们,冲进去又跑出来,淋了个全身湿透。有恋人手捧玫瑰从身边走过,留下一路的幸福和甜蜜。抬头看天,一队闪着荧光的鸽子从头顶的天空掠过,前边纪念碑下,那个身着笔挺军装的兵哥哥,今夜也在几米长的台上迈起了一个人的齐步走。布达拉宫在夜幕下显得那样宁静,几百年来就这样安详地注视着眼前的过客匆匆。前边有外国的帅哥在拍照,每遇此景,我总忍不住地想,他们究竟经历了多

少山水,才站在了这里……

广场上响起了《坐上火车去拉萨》,我想,如果我是舞者,一定要用翩翩舞姿来表达此刻的喜悦。西藏将所有的美献给了游子和过客,想想一个月前,离开了母校,离开了亲人,离开了家,怀着满腔的兴奋和好奇,只身一人,坐了三天火车,终于到了拉萨,而她也以宽容的怀抱接纳了我,让我体会到了和以往不一样的种种。

此夜,站在这布达拉宫广场,看周围人来人往,夜幕笼罩了远山,只剩下几抹霓虹,我想在身旁的老阿妈身边跪着趴下,将整个身体贴于地面,以表达我的虔诚……

西藏商报专刊营销中心 王莎莎
2011年8月18日



夏天夏天悄悄过去 留下小秘密

我住的这个地方叫仙足岛,它常常会下雨,脾气不是很好。它有温驯的日光,湛蓝色的河。我坐在落地窗前向外看,轮廓清晰的少年,和煦而欢愉的猫。这里的生活很柔软,煮咖啡,烤一客草莓蛋糕。背行李包的游客,吹泡泡的小孩子,手腕上佩有尼泊尔首饰的异族女子。我在一个夜色如纱的晚间,净心栽植一盆薄荷。蝉鸣,虫飞,月下闻茶香。合上眼,像一本记录着庞大宝藏的旧书,落满了尘埃一般沉沉睡去。

每一天从仙足岛到报社的路上,会乘坐4路公交车。上车带一本书,随手翻看,心情会随着窗外飞快掠过的建筑

与树木安静下来。最常读的一本是《万物有灵且美》,这本书陪我旅行过一片花田七座城,十里草原半池莲。书里的一字一句都让我欢喜,须臾,短短一瞬;不朽,此去经年。旅途中玲珑的风景结着恍如隔世的雾,有种尘埃落定的喜悦与清欢。我从初春中去,到深冬中去,带着一本书,闻过了镜中花,穿越了水中月,所幸的是没有辜负一晚场中欢。

夏天正为浓郁的时候,我接到了一个老相片的专题,去采访了王义明老师。这位亲切的共和国贡献者是一个极度善良的老人,记忆力出人意料的好,讲起故事来俨然一个茶馆的专

业说书人。一整个下午,我就泡在老人满是花草草的院子里,脚边卧着一只黄色的土狗在晒太阳,爱解人鞋带儿。我们一起看老照片,记笔记,说说笑笑。临走前老人送了我一本自己的书,扉页写了满满一页寄语,我沉甸甸地握在手里,感觉到整个城市的剪影在我的掌纹线中交缠,一帧一帧飞快地掠过。整个下午过得温情又暖心,我一直如水般湛蓝。全心全意让自己满意,毕竟每一版都有它变成墨香的道理,这就是这份工作交给我的意义。

西藏商报文体中心 陈诚
2011年8月18日

